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六目錄 外編

宰相上

前言

王世貞 二則　馬應圖　韓㸄

徐憲卿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六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宰相上

前言

高皇帝欲相楊憲劉公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上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犂矣上曰吾之相無逾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上一日偶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廣洋敗乃相惟庸公乃大憾夫天下豈獨理哉然重臣不可無權臣不可有重臣者以道事君

分職率屬正君而國定權臣者作福作威太阿倒持矣此立政立事不躬不親之別也天下治亂之原實出於此是以首重之又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

己亥胡惟庸等既伏誅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于輔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將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弊嘉言結於衆舌朋比搖於羣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决裂火之將熾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于一司事不至于壅蔽卿等以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況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聖裁實爲典章但慮陛下一日萬機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府以勳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遷選制禮作樂之數則循例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

恙主上無煩劇之勞上然之

天順日錄文淵閣肴密之地外臣非公事不能至廷陛機宜無敢泄者楊文貞文定文敏三先生典型尚存文貞閒遇知己或問近日外間有何事或某事便否然亦未嘗不擇而問後來者則有稍稍傳聞於人甚而方面官見辭後必造謁或拘舉子入考文學又甚而造膝之言代言之筆不待暮出禁門而已徧告多人矣此不惟係大體之得失而才器之大小福量之薄厚亦於是乎見焉

徐武功有貞謫金齒後赦歸有杜堇者公門下士也一晚觴之酒中忽問曰汝謂何等人可作宰相堇謝不知公曰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而目不轉眴者眞宰相也

王瓊曰朱子著中庸或問至敬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如其不賢則所謂偏聽生奸獨任成亂禦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也曰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能明此義則必以正心修身爲本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趙高

虞世基朱异李林甫之徒則亦亟求人以易之矣苟謂不然吾恐君之權不在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可勝言哉朱子此說是欲君聖臣賢兩得其人也然自古以來雖有賢君而爲姦臣蒙蔽亂政亡國者多豈能君臣皆得其人哉惟我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用六卿無偏聽獨任之弊此法能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枉臺諫得糾正論劾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嘗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學士其職不過代草詞令然每有犯輒罪黜凡制語碑文祭文多出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言其□每日羣臣奏事面奏取旨畢各衙門官將奉旨意批寫本後移該科類寫奉到旨意覆奏豈有大學士學士敢自爲口旨送內批於本面發出之事乎永樂初始建內閣于東宮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陞侍講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轉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院掌之無內閣掌管之說也如永樂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

書成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蓋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銜方得預纂修之事未有殿閣大學士而獨專纂修之事者也况永樂間胡廣所兼不過春坊大學士則是時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雖尚書在內辦事六部請勑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勑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也終永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蓋爲衙門所拘礽未有衙門小官大之例也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士奇爲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永樂年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龍飛超陞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英宗即位復命入閣正統四年修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榮陞尚書不過工部則不敢以兼官壓六卿之意可見矣然自

此官制一變其後遂使雜流出身在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至于序班道士亦以年資陞至尚書掌鴻臚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由是內閣之權漸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樂受內閣風旨而後行卒使祖宗官制額定之員得以增置而日久因襲遂不可復改矣

丘濬曰皇明祖訓有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嗚呼此我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是誠有合於成周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五府六部卿佐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省兩府執政之官雖無宰相之名實理宰相之事但其事一總於朝廷而不專任於一人是以百年以來朝

廷無紛更之弊臣宰無專擅之柄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論者猶云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旁落下移之處潛持運之人苟非其人其弊不可勝言者是以我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即選文學之臣七人者俾居內閣專掌制誥凡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機皆得以預聞謨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其處置之善防慮之深漢唐以來所未有者也孝皇即位吏部尚書王恕徵至京庶吉士鄒公智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復見君事多壅蔽公勿就職請見君歷陳政事可否于前庶其有濟一受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韙其言

鄒智曰夫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陛下之於翰臣有闕必補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皆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伈伈俔俔若不敢然甘於模稜恬於伴食反不如一二

小人足以任事此陛下所以旣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効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爲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之孰爲夏竦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劄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

陳建曰大臣以陳善格君匡國寧民爲職不以阿諛媚悅爲恭楊文貞前譏蹇義謂不當言天下太平勸上微行以取媚似矣今乃因張燈之盛作太平聖德詩獻謟焉去蹇何能以寸噫當時林長樹陳祚之囚數年矣諸公上太平聖德之詩何如上申救二人之章之爲賢耶宜乎李文達追憶解縉之賢于魏徵而謂諸人之不及深美黃福之持正不阿而謂諸人依違承順之不暇也噫

何孟春曰古人以醫道通于治國呼甘草爲國老蓋藥之性不同人之

才亦異天下不可以一人治而疾亦有非獨藥可爲者甘草能和諸藥言國老之道爲國老之道使人各效其才而並用之謂和若君子小人判乎其不相謀決不能使和也甘草於諸藥亦和其良者耳若其甚毒相反相惡決不能使和也今以甘草與甘遂同劑鮮不至殺人者在易之師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又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爲誡深矣

崔鉉在南封部常與羅太常玘論內閣臣玘曰能割頸者斯稱矣蓋言仗節也

崔鉉曰皇祖賦睿聖而起布衣運制六合創出神（有闕文）其言而後留此固大臣之義也今或陳言而不納或執奏而不從責難弼違之志未能攄格心輔德之忠無由達慨然自劾請歸似乎以義自處然歸方陳謝恩留隨至前日之求去謂何今日之見留謂何進退無據肺肝昭然寧知其不退號於人曰我輩蓋以去就力諍矣其如上之不聽乎使非諫之名歸於君而避賢之名掠於己名求去而實坐要溫旨名自劾而實

姑免人言凡有識者皆非笑之尚安能使朝廷之見信耶然是弊也豈今日二三大臣之創爲哉其所由來久矣臣愚欲乞陛下於大臣之自劾求去者必諒其不得已之故凡所陳奏曲加聽從如不信其言則必聽其去既不聽其去則必用其言毋使其致虛讓以要溫旨假君父以逭己愆則誠信交而欺偽絕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也或曰今欲平治先三要或問何謂三要曰內閣掌印一要吏部尚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

李夢陽曰內閣之要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執都御史之要貞而無回大生公公生明明生執執生貞貞無回又曰大人以天下爲度書之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言度也論相者曰鼻吸三斗醋曰腹內好撐船亦以言度也相必言度者以狹人氣常勝也氣勝則偏偏則空空則懵天下之大人恆澄明澄明則能鑒物也今人但知宰相包容不知包容中自有明鑒也不然模稜胡塗亦謂天下之度可乎

韓邦奇曰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也君臣之際其可畏哉大臣之責危疑之際其難處哉天以周公之聖遭讒而退召公太公身居宰輔責寄

安危又與周公皆開國功臣所遺如此二年之間曾無一言爲一營救伸明必待成王自悟而後迎周公歸有若權位相軋危而不扶者何也此其所以爲召公太公此周公所以得迎歸此周家所以八百年之靈長也當成王之疑未釋苟輕率言之言未必從王若疑其朋比則周公之身或不可保并二公不安其位矣二公豈爲己位之不安哉二公又去則周之社稷何倚焉況以成王之賢得二公之佐天下亦可安寧故持久以需之易需於穴出於穴此之謂也若淺識狹度一有爲名潔己避嫌之意國家之事去矣

胡世寧有疏曰太祖高皇帝獨秉全智高出千古監前代姦相之弊革去秦漢以來丞相之官遠法成周六卿分職之制分設府部寺院等衙門總之所以穩當明著于祖訓首章以爲子孫萬世之法至我太宗文皇帝簡任內閣儒臣日與咨訪政治然彼時內閣多是朝廷親選翰林編修等才猷歷練能識人才治體公忠體國者爲之不曾驟加高品至於選入翰林者又皆唯才是取不拘內外新舊職事迨我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朝間亦選委六部尚書如夏原吉等商量條旨彼時絕無偏重之勢兼且以前大臣多是祖宗親自下僚識拔不論資格者蓋由日常面試知得明白所以如此一一得人及後英宗睿皇帝再登寶位凡選用卿佐重臣必召吏部尚書王翱與大學士李賢面議可否彼時或用二臣所薦或由聖意自定皆稱得人廷無間議憲宗純皇帝以來始不召大臣面議止令吏部會推才望相應者二三員疏名請旨點用一員此又上合虞舜命官必資四岳詢謀僉同之意也臣猶記弘治七年間內閣員缺吏部會推相應六員上請孝宗皇帝點用位次最下者二員曰李東陽曰謝遷都只是詹事等官不曾驟用崇職不知自何年起內閣自加隆重凡職位在先第一人羣臣尊仰稱爲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其薦引隨事附和不敢異同近又另立掌誥勅一員多自尚書侍郎翰林出身者不由衆推首相坐名題本取用後有內閣員缺卽令推補又不知是何年會議奏准限定翰林院官必是進士第一甲及庶吉士原無內閣取中教養之人爲其門生者方得選用吏部不得擬其

陛黜亦不許擅陞外職使之歷練民事稍涉干係辛苦又占定禮部尚書侍郎職事優閒者俱是翰林院官做吏部緊要衙門必用翰林一人其餘內外官員雖有文學才猷出衆非翰林出身者不許推入內閣是皆私訛相傳謬稱舊制以欺後進以箝衆口下視六卿等官勢分懸絕若其屬吏不敢違抗使後相承入閣者必其門生子弟自相傳授後者未遇感前人之接引前者既老責後人之報施而凡身後贈謚廕子等事不論忠邪一皆預爲己地而盡力爲之至於纂修書史亦必私其黨類而善惡倒置褒貶任情以是不如祖宗朝選取外官同修此則自古所無之大弊也近聞吏兵二部選用緊要官職及會推大臣必先用首相所欲而後敢擬名奏上法司出外勘事亦必承其意旨而不問虛實任情勘報由是威福予奪盡歸於此一官矣使得其人皆如先朝楊士奇楊榮楊溥及今石瑤之忠清楊一清之才識可也不幸而有姦險媢嫉者濫其位則彼其排斥忠賢引用兇邪國事日可憂矣陛下試省往年禮部尚書員缺吏部會推賈詠爲首陛下親用席書均之侍郎資格

不異也席書陞禮部舉朝士夫皆以爲非而攻擊不已賈詠一時雖未
點陞數月以後首相坐名取掌誥勅遂入内閣位居尚書上安然坐受
舉朝略無異議今此二臣日侍左右其忠猷才力聖明豈有不知而何
用於陛下者如此不服用於首相者如彼帖然人心所向如此今陛下
採諸輿論斷自宸衷慨然召用楊一清勉留石瑤舉朝歡躍方謂陛下
知人善任輔弼得人天下之福而言者多方計沮欲以久留一清於邊
且不欲羣臣早推應代一清之人意有所向也羣臣奉旨另推見任兩
員寧受稽違之責而不敢少拂當道之意卽日推進者勢有所畏也陛
下視今威福出於誰乎陛下遇災儆懼命其撰勅戒諭羣尹修省彼不
肯撰者恐羣臣或因是而指其失也多方陰沮楊一清之進者恐才出
其上因而代己也此其心迹甚明惟聖明早加省悟宗社幸甚
廖道南曰嘉謀嘉猷入告于内輿颺言敷奏者不同内閣首稱三楊一
李然其所遭際可考也夫惟聲色不動而誠意潛孚閱歷既多而識見
素定乃可以當此然亦難矣岳正在内閣嘗密言吉祥石亨罪惡二人

譖之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何云則曰未信而諫是也正曰臣被簡用置左右責任致誠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夫正之言誠是也沃心之論造膝之謀初不出於表暴而天下自陰受其賜此內閣之所以異於諫官也若宣廟委任楊李眞可謂萬世法

嘉靖□年余珊上書曰人主圖治莫先於置相莫要於內閣蓋其師傅之職賓友之位論道以燮理陰陽宣化以運平四時言動關君德之得失設施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欲說以求脫遂至釀成大禍而已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

陳絳曰問相於宦官宮妾不知名兒童走卒皆知名則名相得矣

又曰計支以廉蔽之矣蔽宰相以廉未盡也雖然一廉不惟天下士大夫蒙福即天下蒼生實蒙福矣

嘉靖二年給事中劉最疏曰閣臣之進退關係匪輕士類占之以爲賢否天下視之以爲輕重苟非甚不得已之故必不可悻悻以求去既自劾以求去必不可無謂而見留蓋言有不合事有難爲決一己去就以爲感悟君心之機違其言而必去用其所薦之士之品爲差噫斯道之廢久矣魏文侯尊卜子夏段干木至命相則曰成孰與璜是以名高乎桓文而治夷于列國漢武帝賢仲舒敬汲黯至立相則用弘與慶是以威加乎遠夷而德儕乎秦政皆不能克己之故與故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

王守仁寄楊廷和書曰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大夫忻忻然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至憂以爲猶甚難也亨也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難然當其權之未得也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

則操之甚易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太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可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造（有闕文）羣臣雖劉基之智宋濂之博通俛伏受成嗣主蒞政咨詢是急六部分隸各勝厥掌故皇祖廢左右相設六部成祖建內閣參機務豈非相時通變之道乎永樂初以翰林史官直閣後必俟其尊顯而方登簡平章之寄儼若周宰國卿是故創相之號收相之益任愈於前用慎於今養望於素堅操於詘表能於誠顯拔於萃特崇於禮流品非可限歷考不足稽矣英皇復辟親擢三賢薛瑄岳正李賢正德中逆瑾稱攻囚戍元老奴僕端揆猶尊內閣劉文靖謝文正之怨止於褫秩顧近世之選者惟曰淳厚寬詳守故習常是特婦女之狎躬鄉氓之寡尤豈勝大受者哉是故約己讓善如唐懷慎是之謂德忘死殉國如宋君實是之謂忠防細圖大如漢張良是之謂才不然

鄙於人主賤於六曹隳國綱靡士風昔文帝故寵鄧通必展申屠之直錢若水感呂言之見薄卽辟位而去夫有君之篤託有臣之自重胡患於不治耶

又曰古之大臣不薦士人皆責之文侯之擇相以係天人之去留非他宰輔小臣百執事可以出入進退其間者求之古人如稷契伊周爲天下萬世之第一流始克當之今不可得而見矣就以一代之才供一代之用亦必掄選難任求如漢平勃之重厚唐房杜之謀斷宋韓范之救時庶克顛隮不徒執簿呼名窠坐資級備員數而已然不知今日內閣爲宰相之第一人者果稷契伊周之佐歟抑平勃房杜韓范之佐歟臣見其直不如平厚不如勃謀斷不如房杜而救時又不如韓范遠甚徒以奸佞伴食怙寵上激天變下鼓民怨中失物望臣固以逆知其情非天下之第一流人矣夫居天下第一等之位而非天下第一流之人正古所謂有聖君無賢佐時不相値功不可成曾貞觀慶曆之不若則將焉用彼相矣臣謹按陛下之師得易同人之屯四持太師之權而勢不

能以自克五隔殆臣之拒而清莫得以下同又屯飛鼎伏嘗經綸之任無濟難之才將有折鼎覆餗之凶不可以不慎也臣又按陛下之友得易姤之剝一陰生於下而君子之朋將以類去一陽剝於上而小人之朋將以類聚若是者王順長息則我之使注訓惇卞則我之仇尚友之云臣願陛下謹未然之防而進將來之陽若曰士之處也求其爲斯世也而不必如范升之詆誚士之出也求其順吾志也而不必如張楷之責望人言杞姦邪而已不覺人言外有變而內不知則是重陰抑陽黨邪陷正雖有金柅之固不可止矣豈不激成天變也哉今地震京師且在十月者茲謂重陰相臣妨政天下不寧仕三邊者君相不能制夷狄而夷虜侵中國積陰爲水雨水不時則水潦爲敗夫水沒都城則陰沴陽小人在相位兵起之兆雹毀瓦甓殺禽獸者國任小人而弗疑也雷雹霹靂大風伐屋折木者小人在高位賢人走遁也人生有兩首四目茲謂人禍政出多門宰相亂位四夷來侵之象赤風主火災賢奸不分官人無序故火失其性夫災不妄作變不虛生人感天應捷於桴鼓然

則今日之變謂非相臣之積漸也耶夫是臣者歷事先朝曾無寸補每以姦佞諂取寵榮既覆前轍之車莫及噬臍之悔此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又曲營虛譽以欺陛下於再誤若弗早辨則後車弗戒禍將焉極臣以爲此臣不去則紀綱益頹而風俗益壞此臣不去則國勢益輕而夷狄益強此臣不去則邦本益搖而人才益彫此臣不去則言路益塞而邪正益淆此臣不去則君臣益暌而災異益臻臣請陛下亟去之更求才兼文武應變幾神可與共濟時艱如昔大學士楊一清悖德夙成木強重厚可與共臨患難如今大學士石瑤若有其人取置左右如不兼得寧虛位以俟而不求備焉斯弊政可除人才可用必有上帝者默賚良弼起而協夢卜之求矣臣遐荒疎遯糞土之臣平生未識宰相一面去京師萬里豈有深怨積怒於是臣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反覆開論不避斧鑕之誅者區區之意以爲宰相論道親切化原苟非其人必基禍本明詔所謂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正在於此故爲國長遠之慮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

項甌東上張蘿峰書曰天子之職惟在任相宰相之職惟在下賢其周恤民隱除奸革弊皆衆賢之職也天下之賢孰無忠君之性宰相又從而禮貌之豈有不感激思奮以求無負天子故稱周公之輔相之功吐哺握髮始以周公之明聖能不辭吐哺握髮之勞者其學根本于敬也人心惟敬畏則兢兢業業視昆蟲草木如恐有傷視匹夫匹夫亦爲天之聰明也肯于士者不之敬乎夫士不同其當敬一也有英敏者固可辯天下之務有緩厚者尤可養天下之和有爲明主所棄而士論歸之者有爲士論所鄙而明主親愛之者有建明累于學識而心事無他者有形勢相偏性行相戾而未必無他長可取者要皆所當敬是故來則未嘗不見見則未嘗不愉悅以作其氣從容以盡其辭辭順必求諸非道辭逆必求諸道論事雖或如爭事定不失和氣夫是謂敬士也宰相敬以下士士協恭以事君天子可垂拱而理矣然敬之一字未易言也以舜之溫恭而禹猶戒之曰無若丹朱傲禹豈不知舜之不爲丹朱乎必謂人之變遷無常雖聖人不能逆料其後耳老先生自謂與古聖人

何如也其持敬之功固當百倍于古聖人何如也其持敬之功固當百倍于古聖猶恐失天下之賢士若復盛滿而忘儆戒將不覺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而面諛脅諂之人至矣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哉及蘿峰得請歸又書以爲聞之伊傅之未相也華野傅巖之朝夕當與農夫野老駢首雜處耳及三聘之勤後車之載天子方有以寵異之而勳業遂覆天下矣司馬公之入相也一時振作之功亦掀天而揭地及退而居洛眞率之會下及遺逸至于朝廷天下絕口不復言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彼諸君子皆有以識此也老先生昔者在朝已成安富尊榮之業今之優游海上惟當倡率鄉閭以成親長之俗而已若夫無地起樓臺居不謂之陋下堂拜縣令勢不謂之屈油油焉齒于族齒于鄉亦不失爲尊且貴理亂不知黜陟不聞亦非忍于棄天下也若然則進退兩善尙何間然之有兩書備盡大臣用舍行藏之道而敬之一字則尤進而善于天下退而善于其鄉之本也近日江陵覆敗之禍起于不敬而媢嫉過

絕天下之賢者

嘉靖三十二年趙錦疏曰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蓋前代政在中宮則有望夷之禍政在外戚則有新室之憂至于委任臺閣最爲得策而用或匪人猶不能無專權亂政之失我太祖高皇帝因胡元之敗長慮遠算于是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于朝廷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僭逼此聖祖之慮所以獨超乎前代也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編修待詔等官終永樂之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蓋取其足以代王言備顧問而職輕員衆則無專恣僭竊之虞此成祖之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楊士奇始以東宮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王文復以保傅之重兼領冢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祖宗之微意寖以失矣

列聖相承循爲故典故議者以爲今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高皇帝不設丞相本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宥密參與謀議猶未敢招權市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爲未極頃者某以貪暴之資廁跡禁扉今大學士某復以姦佞之雄繼登台鼎怙恃恩寵張其威權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欲稟承于己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于是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天下之事未必聞于朝廷先以聞于內閣其大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尙書先以白于內閣必許可而後敢具題其淸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期必扣尅軍士月糧行賂于內閣賂入則頤指諸司曲爲擬議無功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以上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寃抑而不敢于申理至于宗藩勳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賂之厚薄以爲遲速予奪而莫之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某而後聞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白達謂之揭帖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門者日無虛刻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者不遺微小

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除致謝朝覲進表公差給由之土物餽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奇珍異彩水運陸輸者則又視爲常例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比擬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廉耻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蓋昔者嵩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司之權而悉歸于內閣雖前代丞相專權亂政何以加此陛下天縱聖神乾剛獨運自以爲予奪悉由于宸斷題覆則在于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過票擬莫非兩存其胸臆羣臣敢怒而不敢言陛下何由而知之今某雖莫逃于天誅而某猶得以播其惡者蓋某剛暴而疎淺其惡爲易見某柔佞而姦深其惡爲難知前此諸臣有指某姦邪之狀者有列某貪穢之迹者皆陛下之所熟聞無俟于臣言臣本外臣不知內事至于某欺罔陛下之術則固四方之所共知者臣請試舉一二而陛下自察之蓋某窺伺逢迎之巧似于忠勤詔諛側媚之態似于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惡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陛下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

旨陛下見其小有所諍以爲非盡從者而不知某乘聖心所不經意之
事稍爲執論以絕陛下疑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爲非招權者而不知
某意所欲則脅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俟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
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
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洞察于聖明則諸司代
某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陛下代某任其咎是有丞相之實而
無其名有丞相之利而無其害故怙寵作威招權納賂某與某等而立
心之深爲術之巧則某非某之所能髣髴也粗有文學性亦警敏陛下
久加寵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竊意聖心必以爲有可用之賢而
無關于國家之安危耳然自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
悉歸于掌握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多
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死綏之志邊臣之功
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掊尅日衆而卒伍耗弱封襲非賂不行而
大典日壞贈謚非賂不得而國是日淆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

以上聞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十數年以來使陛下欲
致太平則羣臣不足以承德于左右欲遏醜虜則將士不足以禦侮于
邊陲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日虞其將作蓋
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以致治今陛下躬至盛之德總堯
舜之盛憂勤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某之姦邪
何由以致之中外之臣見其流害天下貽憂君父懷抱鬱鬱思欲爲陛
下一言者亦久矣每竊私議以爲昔漢光武不任三公其後政歸閹宦
卒有王甫曹節之禍萬一主上因一二匪人之故盡疑左右之臣則後
世必有以斯言爲過者相顧莫發卒至于今上干天變洪範有曰臣無
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皇明
祖訓有曰當未知之初一概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愼勿姑息惟陛
下燕閒之頃深思而徐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則固聖心之所軫慮者其
于防禦諒在周詳朱熹有言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其末不在
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自頃閣臣行私邊帥用倖以掊尅爲得計以營求

爲有能遂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是則紀綱之壞雖有百萬之衆何益于事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詩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故内有張仲而後外有尹吉甫内有魏相而後外有趙充國自古未有小人在内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也臣願陛下將某早賜罷黜以應天變以後閣臣得如成祖故事斯爲上策若陛下以爲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愼簡其人不許侵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先關白仍踵弊風如此則朝廷淸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横臣知其不足平矣

陸樹聲曰呂𦳝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聞之前輩云我朝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已上名姓懷之袖中暇則展閱

又曰爲宰相者先德量次材能宋之張忠定寇忠愍兩公皆繫宰輔之望寇相而張不入相論者謂有忠定之材而無宰相之位於忠定何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材於宰相何益不知所謂宰相者不專以材

自見而斷斷休休則所用之材皆其材也忠愍拜相楊文公億草制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而不露鋒鋩懷照物之明而能宏包納寇得之甚喜而不知楊公之詞正規其所未備也其於丁謂拂鬚而直言面折則鋒鋩太露卒以致雷陽之謫所謂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者此正有照物之明而能包納處惜乎萊公不悟此也

又曰天下之治也宰相求天下之士天下之亂也天下之士有求於宰相宰相求士士盡其才而事理矣天下安得而不治士求於宰相志於爵祿也宰相以天子之爵祿私於士士之求愈多而爵祿不足以應之天下安得而治

又曰周公欲明農召公欲告老大臣處功名之盛而不忘引退當如此然終于不去者以國事爲重也當其時周公爲師召公爲保位望相敵而不以爲逼同于求□而不以爲嫌稱休美以留召公而不以爲私所謂體國忘私者若此視後世之以權位相逼肆傾擠以專寵利者異矣

又曰荊公行新法所遣使皆新進迎合見事風生溫公以書貽之曰忠

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得其力詔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蓋指呂惠卿也而荊公不悟我朝何椒丘之論荊公也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爲職荊公以同己者爲賢異己者爲不肖是失用人之公矣任用呂惠卿而不悟其反覆是失知人之明矣以是責荊公荊公當無辭矣

又曰丙吉憂牛喘不問死人史稱其知大體夫宰相之職固在調燮然所謂調燮者亦在乎人事之修蓋天道遠人道邇必人物各得其所而後天地之和應之豈有殺人横道莫之究問而別求所謂陰陽之和者乎此漢儒解經之誤

于愼行曰嘗謂宰相之職上佐人主下總萬國必常親歷民事知錢穀刑名之詳然後可以贊理萬幾不涉鬆斷故漢唐以來宰相之任往往起家郡邑未有以文學侍從不出禁門而進宅端揆任天下之重者漢宣以蕭望之才任宰相欲試以政事乃從少府左遷爲馮翊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故試之於三輔此宣帝任相之法也天下之事百聞不

博一見百知不及一行雖有聖人於此使以己之所聞而制人之所見以己之所知而裁人之所行必不及矣故一邑一郡之事卽天下之事也非若一官之長司其所守而已人有歷一郡一邑則天下之事無不出其所歷其視握六寸之管而懸制萬里之命者相去何如哉

又曰唐初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至林甫爲相自以結怨已多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爲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凡唐時所誇宰相鹵簿之盛皆起於林甫也其後武元衡被刺增置衞卒其時則不得不然矣大抵將相大臣權寵居位在開國時輕在末世時重在太平時輕在艱難時重在一統之世輕在偏安之國重在中國輕在外夷重自漢唐以來名公碩輔其權位皆不甚隆可考而見也

又曰漢法漏洩禁中語者其罪至死故人不言溫室之樹可見帷幄左右之臣於人主語言不當聞之於外然亦不可祕者大抵密謀深畫出自人臣者不可泄泄則見以爲賣主之重嘉言美意出自人主者不可

祕祕則見以爲壅主之德二者之情則異矣石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屛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人主以是親之此不敢泄者也夏侯勝爲諫大夫常出道上語宣帝聞而讓之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此不敢祕者也故堯舜有嘉謀入告之命而文王有奔走疏附之臣爲之布德宣譽以結人心王佐帝臣之事君固有道矣

又曰李沆嘗曰吾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少以報國朝廷防制纖悉具備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多矣吾嘗三復斯言擊節嘆賞眞至論也然彼時風俗淳厚紀法修明可罷可行下無異議近代則不能也臺諫毛舉瑣屑以塞職掌必欲邀題覆於該部求票允於內閣及至奉有俞旨頒行四方計一疏所陳紙札之費已不可勝計矣而監司長吏曾不聞讀其一行父老吏民或不能解其一語建言之臣惟取一時允行亦不問遠近上下曾否通行卽取而刻之集中以爲傳世之具矣及求其所言非當時所見行則前時所報罷也夫見行者

何必請而覆以申飭報罷者何必行而覆以依擬上下相蒙以全體面求免於少年之擯摭而不顧政體之虛實使沆當此時能一日居其位否耶即事事報罷不以爲因循即以爲拒諫立攻之矣

又曰眞宗謂李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非讒即佞臣嘗惡之豈肯效尤此大臣事君之體也宰執之僚同心爲國有言於上無非爲公何者不可使同事與聞而可以私啓也蓋其非阿人主之志而不可使聞於人即其言同列之短而不敢公言於衆也故曰非讒即佞後之人臣有欲建社稷之大計而欲以密啓收功其亦未聞沆之言耶然則嘉謀入告密之於外何也曰此言善則歸君不敢任之於己非躡足交肘之密也不密失君謂何曰事變之微權術寓焉固有不可宣言於衆者非其常也若乃承平無事君臣和德之朝而以陰祕之蹤効潛結之計者固所謂讒與佞矣

又曰武帝時才辨之臣如趙禹張湯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

慶醇謹而已史遷若少其爲人以予觀之石丞相眞大臣也當紛更多事之時丞相以才伎自効不過一吏而已故鎭之以醇謹而潛有消彌不至極弊此眞宰相事也天下之事惟樸能鎭浮惟靜能御躁君道也相道也石相知其解矣自慶以後丞相皆起刀筆行伍之中各以才伎自効相繼誅夷無有以功名終者此非其已効耶

又曰世之論相業者動以盧懷愼伴食爲譏初未詳考懷愼賢者也清謹儉素不營貲産所得俸賜分給親舊妻子不免饑寒卒日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彼時承濁亂之朝廉耻道喪有如此清苦宰相乎且以伴食論之唐時宰執官冗權分各有同異非如後世揆路權有所歸衆皆緘口也欲免伴食之譏亦復何難然以姚宋之賢共佐中興之治而懷愼爲之陪貳乃知同心勠力以濟太平正復伴食豈爲無益哉何者同事者不肖也而曲意阿之以成其權則伴食爲罪同事者賢也而虛心從之以成其美則伴食爲能奈何以是少之玄宗曰吾以天下事付崇以卿坐鎭雅俗爾夫坐鎭雅俗豈無望者所能正恐不

稱耳
又曰姚宋之爲相也高仲舒齊澣皆爲中書舍人仲舒博通典籍而澣練習時政姚宋每坐二人以質疑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此姚宋相業第一過人事也世之爲政者工謀身之念而闕憂國之心養居尊之體而忘下問之益有所造膝而語附耳而談非必商榷典籍諮詢時事也故博通之士bao而還就之徒狎矣
又曰董晉爲相愼重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晉之相道未知何如其時天下安危亦未必能有所撥正而其語則知大體矣史乃以爲循默取容蓋徒見其迹而未亮其心也後之爲相者有所不得於上惟恐人不知有所怨於人惟恐歸之於己有所德於人惟恐歸之於上故人主之德意則壅之而不宣入告之謀猷則播之而不隱此其常也如晉所見乃王佐之言循默充位之人豈能及此孔光温室之樹愼重不泄究之此道則未知也

張居正曰監司撫按取受不嚴交際太衆費用太泛皆嘉隆以來積習之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廣中爲甚自不穀戴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卻兩廣諸公之魄寧止萬金若只照常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類者不取之民而孰辦耶夫以肉驅蠅蠅愈至何者以致之之道驅之也司道取與不嚴欲司道之從公不可得矣顧積習之弊亦有難變者一方之本在政府不穀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闃然殆如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禮一切屏絕此四方之所共見聞非矯爲也屢擬嚴旨獎廉抑貪欲庶幾以身帥衆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嘗絕也鑽刺之門未嘗謹也雖飧茶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

又曰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曰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僕聞而笑曰旺湖過譽我矣吾安能使國富兵強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

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強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辨義利之間只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爲王富強之爲霸也僕自秉政以求除密勿敷陳培養冲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實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閭里愁歎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尚或難支焉在其爲富且強哉

王錫爵與余有丁書曰廟堂景色大可憂不肖竊於局傍觀之正如大海中一船人人可爲柁師此全在老成不動身色而持其間若與之力爭勝未必能勝而徒損國體今不審老兄何以調停許相公一疏陳義甚高而將來從旁爲審着數大臣止辦一去乃有最便宜於國家無分寸之補此區區所力勸瑤老着意寧耐也吳趙諸人而惜其効忠一念太激太露以此遂爲羣少年所趨眼前世事擔子且及兄身閣臣權輕言官語輕朝廷放逐大臣輕此意旨關安危非淺淺也

又與余有丁書曰世事賴諸老且收且放不激不阿目前儘見清澄來教中云云不肖故亦憂之然三代而下光景決不得十分全美政府既

不攬外權不交中貴則事體自可觀但當斟酌利害輕重隨宜補救于難處中求善處之術耳主上親決事臺省爭進言據宋儒之論意甚美然所謂決事者非決之禁中而決之宰相造膝時也所謂進言者不搏死虎而搏活虎不爭小失而爭大體也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然其勢不可力爭則上滋不信外廷而言官乃復效江陵時承望故事此眞亦難矣聞大璫中儘有一二可以誠感而義動者其臺省諸君即不能徧諭曉然亦當稍擇其中一二老成不好名生事之人令時時密傳方略按伏嚚訟譬之棋家漫處着子則緊處方得其力老兄既丙魏同心道不得袖手旁觀既擔子着身道不得不可則止勉之盡心盡力勿問利鈍可也

又曰夫相者宅百揆至繁矣其在近世則要領有二銓司言路是也夫辨材貴公故不佞者得之集思貴廣故不抑者得之雖然轡弗弛也盡避之相主何事且諸英俊尤難馭是又在彼二柄外察陰陽權衆獨穆穆以迓衡其得失僅幾希際耳若夫國有大謀贊神聖之主而弗歆其

德此則格天之業負乎獨隆去三者又卑淺矣夫麴蘖鹽梅最善諭也惟酒洌而羹美是為底績至夫劑量注酌之巧烏可以粒粒銖銖而較之哉

又與申瑤泉相公書曰孤前書謂初政最喫緊者在莊密二字君子喜於生事欲言兼洛紙上之言責望一切小人錯認定盤欲以紹聖調停之說陰持兩可老兄既宰天下卻偏聽一邊不得然君子卻容得商量而小人露不得一毫破綻江陵怨望不肖嘗以惜國體之言奉勸正恐錮廢不已為籍沒籍沒不已為逮捕投鼠不免忌器耳今羣奸已貶罷而江陵夷陵諸子亦遂無再登仕路之理吾兄但正色屹足使天下曉然知其向來持議原不為楚黨然後為所欲為一清言路盡反舊轍譬之着脚高處順風而呼誰不響應者豪傑作用心固欲虛膺不可小即知吾楚更寵之際老兄反側針氈其勢自不得放膺今高下在心操縱在手天下事但公則生明斷毋更以前二病為疑也頃董師下顧大以正人當路為快而特憂一時熱面卒急難于翻轉此老成更事之論幷

附聞備擇其他無可言矣

又與何心泉副都書曰別示士風雖運會湊合然實由生等避權畏事之過門下以此見疑誰敢自信嗟嗟今之建言者即盡取若輩七寶莊嚴之亦費得朝廷幾許官爵乃吃緊最苦而最難籠絡者中間又有等不逆詐之君子未練事之書生此不佞等當事之所以難也我輩今只講明大學秦誓章所容必在彥聖有枝使君子之氣常伸而放流媢疾一節姑在所緩異時事到歸宿地小人不信君子必信之朋友不信鬼神必信之然不佞雖知其如此而齒衰病甚不能爲翁等執鞭矣

又與艾通政書曰大教再辱爲之心眼俱醒辦天下大事得之于眞者藏者恆多可謂要言不煩公請執此以觀人亦請執此以觀用人之人當今之世且莫論王霸但求霸而稍沉重知取予者僕亦當以眞與藏許之若容人則請以從事矣而身直禁闥非如野老可任人爭席爭纍呼馬呼牛而無害國家者且如臺規一事原不杞檜僕等安得都付之混沌茫無處分一處分遂得不容之名嘵嘵至今日然則足下所謂容

者容其謗我詈我可耳苟若盡容其謗人詈人則孔子何不收少正卯用之差乎此可爲足下知者道也

又與詹咫亭太僕書曰蒿萊偃起在政事之地身未入國門而羣少年飛書坌集或曰向某在衆人緩頰或曰某爲禁地先容或曰公當助我或曰我當助公此時立脚一不定無論相業奈父母之身何哉來教謂婞婞自好不知所指然竊謂士苟有自好之心而又復隨人之好儀衍妾婦合爲一人老丈試虛心靜觀以爲何如也

又答臺省諸公書曰朽病夫王錫爵頓首致書臺省諸公執事僕以山林隱夫偶爲諸公所激忿不自戢至遍挂諸公之齒天下之忠而愚直而戇未有如僕者思之可爲一笑夫僕之必不出審矣其非有所徼寵于皇上非有所修郄于諸公各人知之矣臨末一着豈不知掇拾諸殘唾謾舉二三時政以苟完出處面目哉顧累年言此者不啻牘滿公車矣曾有一言之動上心否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以八十歲老臣垂死之言通三千里外進忠之路苟求濟事非諷諫非密揭不可旣爲之

諷則古人有操刀而止殺操箠而解鬬譎於僕者多矣又何疑乎僕事
上久知上有容言之量而痛惡臣下之沽名故生平事以不居功不顯
諫爲專一肯窾而每引外廷議論爲發端僕嘗語往時諸公曰諸公可
攻我我可借作題目此語人人聞之當時免直臣于杖出罪臣于獄及
宮庭緩急之際以此幹濟頗多但未與外廷言耳若與外廷言亦如諸
公盡以格套語相駁正則國老之味變爲堇荼所敗壞不知其幾矣且
山陰公旣以進揭不密善歸己過歸君爲大罪案而僕又以密見糾顯
不可密不可爲閣臣者不亦難乎就如揭中所言爲妖爲謗蓋極言天
下臣民厥口詛謗之狀以悚聖聽未嘗專指諸公也所言與禽獸畜者
正謂上不宜蔑視人言一切置之不理未嘗勸上以禽獸畜公等也何
仇何惡而遂矢口謾罵至于上誣先人下及兒女舉天下極相反事以
相加責如是酷乎鄉有評路有口可盡株殺乎僕雖孱朽豈不能以惡
聲相反念訟于朝所傷者大終不敢以身首發難端且甘卹不中忠不孝
以死死則如古人載筆於棺訴之上帝而已乃若進揭故事諸公亦未

盡知揭有公有私私者同官不與聞閣中無日不進揭卽首臣不在閣次輔亦徑自投進未有相知會者况在籍乎而至于段掌科疏中添入諸語諸公至今以爲實有此尤可怪當揭露時僕豈不能藉口削草之忠匿原揭而不送又使有一字可增減者豈不能刪去觸忤諸公事而避矢石之及哉明有皇上幽有鬼神何可欺也此而不信僕亦無所置喙矣乃至廢錮諸賢言之不啻再三其得罪諸公僕無人不救無救不力且載起居注中不能盡辨惟攻江李一事稍遠非諸公所及聞僕初出山頗爲時流所歸以此遂駕風水之說誣申許二公經相推戴而僕露章攻之甘居人後此或亦人情所不肯爲恐不可以相非也大抵僕密揭言時政辨疏言閣體兩時兩事本不相蒙而諸公欲加之罪必欲合而一之其辨疏云則誠多事矣然亦不過泛爭閣體之輕重求明二公傾陷之有無正大持論似亦不爲無見而不意公逆鱗之難犯有百倍于乘輿者今更不論二公之賢否曲直何如但旬月之間而攻山陰者七八十疏晉江入閣未數月而攻者四五十疏言斬卽斬詈人者不

曾剝膚刺骨之慘而詈于人者復嚴反脣腹誹之誅試考二百年來曾有此劇戰乎則二公果二百年未有之巨奸乎使二公果二百年未有之巨奸則困獸一闘猶不免玄黃之傷諸公未必能帖然安位如今日也而諸公中亦或有畏履虎之咥人而逡巡前卻者未必能心膂肱協之一至是也即此一端認誤以爲眞張小以爲大如此安得不益滋皇上之疑反固閣臣之眷而自塞他日效忠之路乎就如僕者諸公若欲其不出則固已不出矣若肯垂慈拔何不將僕身衰病描寫一番以動上之惻隱而動以黨邪害正爲罪端此皆皇上親作證見之事孰從而信之逐客而閉之門竊以爲諸公驅邪之計左也天下莫不詳於己甚閣臣而甚則有分宜江陵之禍諸公而甚至此顧獨無出爾反爾之憂乎吾不憂今之執政能爲杞檜而憂後之或有眞杞檜者出而相角也又憂有眞杞檜者出而今日請劍之諸公或反噤口不敢言即言之而上且以爲故當不復視者也雖然此猶其小者也諸公不見近年奏報之難乎蓋諸司十不得一二閣中亦不得二三惟密揭稍稍通耳然亦

孫鑛曰余嘗謂代大臣斷者惟相餘人無非奉其指使譬之奏樂然相者調也命調既定八音各暢其奏雖極清濁高下之變要不出此調之外鸞鳳翔風雨驟心耳駭焉其條貫總也一音小變即律呂乖矣昔霍子孟以大將軍錄尚書事史稱其知時事知要然彼時車丞相實當軸倘執故事抗衡始元鳳之烈索諸大抵相道多端有德有量有節有才有慮有識而總之德才二種要其當機而有濟則尤貴才也今摘辭者非多誦讀勤討論巧構思詳擇理不能極雕龍之致然及夫具是數者而仍復不工則才短也有人突然起脫去畦徑不規規繩墨之間操觚立就光彩奪人目則故說皆敝帚矣即將亦然決勝惟在合辦之頃宋文帝命檀道濟討謝晦臨行問計道濟曰人關十策晦有其九然未嘗孤軍決勝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命往以未陣而擒果然吾友管登之嘗謂孔子但言才難不言德難余深擊節為果使悟徹一貫器具不宏祇足為師儒不可相也三代後有漢唐宋漢之才多敦大有質唐之才多達變有華宋之才多持正有品其輔世各有當獨陳曲逆李弘憲

人皆疑其心而姚元之呂申公亦牛見疑余反覆史籍觀之乃知四公皆忠臣無可疑也惟一意爲國不以絲毫他念雜之故不避形迹耳小過不無然于忠何損如王元美稱宗子相寧爲籍不爲季此說行人皆競品品獲奇而才退舍矣此今人膏肓論也晉室不傾王夷甫品寧在劉越石下總之品可僞才不可僞則品其最下者也乃人猶爭趨之何哉正以才不必眞耳

又題楊文忠公視草餘錄曰公被謗大約由雙溪雜記而最不可解者則復寧藩護衛一事其云止請楊先生一位者至今天下傳之夫公果陰右逆夫則何地不可投款而乃授長隨大阿汚其迹又何暇獨請茲事實錢寧主之恭襄歷吏部久宜熟送本事閣中曾有此例否果有之同官孰不訝而乃孟浪下筆如此天下人又誤信之如此甚矣人之好拾人短喜談異也今錄中云忌者謂濠本不反因削護衛乃反此語亦出晉溪蓋爭時急取捷口給而然然猶近實後閱坐山中久思得一奇因文致也文忠此錄不逆睹雙溪有後記而恭襄作記時則忘前語矣

恭襄實右宸濠先伯父輩習知之陽明平濠每疏輒歸功本兵人或謂非體不知陽明慮齟齬蓋倒用之兩王故相知人莫測其微耳而京師父老談擒江彬事則皆云全得楊閣老力有及見者謂閭巷正洶洶無何宣傳擒矣比入錦衣直房視之則鬚已半髡江故髯蓋怨家毒手也總之公在正德末名汗然功有述在嘉靖初名高然功弗終先冢宰兄嘗曰以楊石齋之宏達際肅皇之明聖使議禮時稍低回其間則丕熙必邁於成弘於社稷不亦康乎嗟乎英主方自外來而敬皇之德入人深舉朝廷不回公如衆何善乎趙文肅之論俟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夫豈盡晚新貴人力持之蓋有胎矣不殺于謙今日事無名二際賴二公居多文肅豈飾說哉甯武子作愚作智晏平仲時衡命時順命以談公之遭則兼矣雖然公後譴重故名益高名高故正德之功益以白禍福糾纆互相乘也豈人力哉耿子健稗官石室兩仇誣爲祟是固然第議郢都禮時陽明亦右桂說兩貴人心德焉其徒因盛詆楊異伸其師鑛頌修越志嘗謂張子蓋翰撰曰辛巳詔出新都手新建之封實

由焉晉溪自兵徙吏玉衡斯寄夫奚爲讓大匠斵子蓋曰子言良是顧此說沿久今遽翻案恐說亦長嗟乎夫孰知兩仇外又伏此一吠聲媒也諺稱造物忌名因果家謂謗或種福然則君家之福宜長耶而俗又稱嘉靖中凡楊姓者多被禍獨留一蒲州耳數固有適然者哉恭襄亦絕類奇才使機心少損冢宰當稱四王也

馮琦與王錫爵書曰頃者吾師移書諸司戒無輕言建儲事須冬初併力廷諍此背水陣法也爲相者言不聽而諍諍不已而以去就決之此如駿馬下坂勢不可止故當以時事決去就不當以去就決時事也在時之堅定而不在處之決裂即如友朋相與過失相規爲勸解之詞則易爲決絕之詞則難隋文帝曰吾於高勝兒子比其去冥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此夫建儲大典不出於上而決策於下在人主所不安處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嬰人主之逆鱗而激之以不爲又激成宮闈騎虎之勢而使不得不爲其爲社稷計不完今第宜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爲太子死死意堅不可奪而其氣彌平其詞彌順

以俟上之裁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大善不則請
預教皇長子即兩皇子並出亦須明立等差端今日之蒙養正異日之
倫序儲雖未立固已定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以廷臣之上策爲老
師之退着要之言者自言且無及去就去者雖去亦無忘君國人臣皆
合如此而況受恩深重禮絕羣僚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臣不敢
意其必成以爲功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爲名據事理守典章款款樸
忠正不須文以聖經賢傳如臨法帖一筆似即一筆佳全體似全體佳
矣是事也成天下誰復不服是事也不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此紛
紛之說皆當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爲老師略陳其概門
生入官獨見丁丑以後事於時上成其勢不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
芽至壬午之冬而下之爲議論者始勝於時回邪屏斥忠讜登用人心
國論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而下之爲論議
者始敗於是天下厭異同之議習和衷之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
者內天下異同之論乃復益起至己丑之冬而下之爲議論復勝則又

排擊不已角立而爭勝不已其勢必敗敗不久其勢復勝同爲異根異爲同始大如風輪之持世小如水車之激水相循相軋無窮已時故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未嘗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飴餳則苦蘗也譬之藥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實而輕以大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爲病後來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寒熱之性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氣血未嘗得其平夫人吾人也事吾事也相與語是非爾何讎何隙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即爲火病病已則復爲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實修其本以服之天下私邪惟公以服之天下僞邪惟眞公以服之服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人且千百兩目難以視衆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難調衆怨易結善解結者當于結心結根若除諸妄自滅竊觀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誼燭如日月文章氣節神識力量天下推以爲赤幟而比遂見疑於悠悠之口且昔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所傅會以見其

親以言出者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黨夫裁節文義更易訓詁即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兩喜溢美兩怒溢惡是開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旣傳聲彼又躡影聲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法莫如大疏所謂不爭不講而不爭不講者不但不形於章奏亦願致愼於口吻夫事待言明其味已淺意因言晦其疑轉深故古之愼言者身在事外則逃之玄虛身在事內則歸之功實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之興廢詢備邊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不道傳搆何由而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虎可鎖亦且海鷗可狎夫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議而漸大因爭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濃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卽漸無事矣此議不立則彼機不生後釁不開則前嫌漸弭譬之作文已盡必有問答以爲波瀾若無波瀾勢將自止夫相猶的也射名者趨焉射利者趨焉相猶舟也順風者乘焉逆風者棄焉言法便者與言法不便者皆有所挹取于我者也言便者與不便者爲兩敵我居其一卽在兩敵之內言便者以附我爲利言

不便者以抗我爲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我獨受其弊故謀國
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所以爲勝用獨所以爲不敗卻克破齊王翦
伐楚用衆也趙雲文鴦則出入萬衆單鎗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
二人將數騎入堅陣左顧右盼難以濟矣衆之紛披其勢必寡與用寡
不如用獨用獨用久勢必得衆我在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
非得失內者皆來取衷而我持其衡則人輕而我重我重而物自附矣
內閣之有事權與得衆也以漸其失之也必以驟失而復得也又必以
漸若遽得之則事又未可知也大抵今日之事上下兩難然下紛易定
上隔難通至公血誠天下斷無不服之理夫惟中外相隔上下不交則
雖有善者無如之何矣古人謂安有知政事而數日不見天子者況乃
彌歲經年不承音旨下既無由接見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題覆而不
使下內閣票擬而不能使下即不知大權將安歸乎自古基禍往往在
英明之主而禍不見于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其下其下凜凜憚以身
試斧鉞而以其家爲撲满故猶惕而未即逞至於後世無前之英明有

前之隔絕而禍始大此如人之有痞疾膚之內膜之外鍼石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奏之則邪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繼則必攻攻之而不能克則又必奉之比老師仰屋而嘆煬竈意念深矣此類勢成如虎未成如兎搏兎者但患其窟穴深耳獵手一矢臂一鷹可伺隙而取戊子之役則幾如搏虎建旗鼓聚卒徒雖有千騎萬羣僅以當一矢一鷹之用反以震驚山靈蹈藉士馬雖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即滿朝無一言者一言即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旣以同聲救言官之疏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外廷乎凡攻君側之惡者必上憑主斷下伏公論而中秉其相疑之勢董澤之蒲不可勝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不爲一爲則不可不力惟愼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審圖之

又與王家屏書曰黃屏三疏照映千古夫睹事不可諫三諫不入而去使朝廷知有不愛爵祿之臣天下後世知朝廷有守禮義明進退之臣此其爲身輕於一羽而爲國重於九鼎不知者乃更以爲激何也近世

以來務爲先意承旨結納左右遇事不稱乃不得已一言以塞責其自解則曰不得不然而天下習見亦爲當然一旦有替獻匡維之事人主不能堪而天下亦遂以爲大異夫裂麻焚詔何人哉今時不見古人事已久矣夫相國者欲受知人主不得不事左右事左右不得不營賄賂而說者且爲之解曰枉尺直尋嗟乎尺則枉矣或直尋或直尺或直寸或無所直不可知而所枉則直枉矣天下之患常在重去官而輕去國重去官使人主之心厭必將曰吾以此位與此祿誰能去之輕去國使人主之心離必將曰吾以此位與此祿豈無他人而以此要我也此兩者誠不能無過不及之病而要之今之所謂過古人之所謂常庸人之所謂過聖賢之所謂常合則留不合則去進以禮退以義人臣故當以王陵爲正耳今上下隔絕中外困窮降胡小卒據土地僭名字戍守從征之士亦時時呼譟而臨賜予譬之絲然一絲不得其緒則亂一絲亂則衆絲從之亂久則遂不可解唐之季世是已事勢至此而羣臣尚不得一望上之淸光不務得將但務多將不務必勝但務必進舉棋不定

當局全迷棟撓榱崩屋將壓焉閣下雖高謝人寰而繫心宗國諸公如有咨籌策者當不廢新令尹之告耳

又與王家屏書曰世事凡幾更矣大抵持正易激持祿易隨以激繼激益慷慨論列前與後相迸而禍益烈如東漢以杜喬繼李固以陳蕃繼黃瓊是已以隨繼激惟人主所欲爲噤不敢出一語人主以爲忠順無忤遂謂人臣禮合如此而恨前之激者益深如以孔光繼王嘉以胡廣繼杜喬是已自三年以來士大夫遇事輒言甚或求多於事之外及雷霆一摧折而向之激昂者一變爲緘默再變爲巽懦緘默巽懦不過不言而已勢又將變而言言則順人主意向承權貴風旨宇宙之大無所不有矣卽如部署執持亦有太過不及人情者執持而見詘亦將變而詭隨無復有爲國家守法者大略其言其執皆謂可以得名名可以得官及見摧折不已漸成禁錮名不可以得官則名亦非所恤不但緘口結舌之風成抑且塗面裸形之事出矣往時小臣喜攻大臣大臣急於自保故大臣惟患小臣之有言小臣惟恨大臣之有權今言與權兩去

大臣與小臣兩詘舉盤危而奉之中人誰實爲之主聰明神聖誰敢奸法然上太威嚴下太隔絕有獨斷無兼聽五官之計䇿能日聽悉覽左右乃更陰陽上下而操其從臾激發之術則今日之獨斷恐更成後日之旁落耳夫破的者矢發矢者弦發弦者决傾决者指弦雖有待而發然矢實出於弦今羣然一詞盡歸之决與指更不關弦矢事官儼然坐堂皇而謂發縱由吏則官豈有不怒者夫惟怒可以不案事之虛實不論情之輕重使人自與言者爲敵而已之事可以不問不辨故奸人嘗欲激人主之怒而言者悉中其所深忌此受攻者所以愈急而愈親攻之者彌中而彌相蹈藉者也往歲閣部相持大臣言官相爭一切斥逐禁錮之事濬其流而揚其波今日言官部司幾空署矣豈遂無慨其中而僅一疏一揭以塞觀聽是衆之所非以扶衆之所摧衆之所摧政地不能庇也勢不能無借援于內內又借策于外中外之黨合結納之形成將來更進用事事不關决于相雖欲聞一言可得乎夫天下未嘗無異事也患在以異爲常當其異也且疑且駭及其習以爲常視爲固然

而後因循漸漬以至于亂往時中旨尺陪拄者以爲異今以爲常往時一缺遲月餘不補以爲異今空其官踰年以爲常往時逐一言官羣起而爭今連斥去國數十人以爲常往時言官因論人而去所論者踧踖不寧上疏力救今以危詞激上怒逐十餘人而恬然安之以爲常往時朝政有缺失皆責備輔臣以爲不言矣又以爲不力今相習爲依阿漸忍容容自保以爲常以前可驚可愕今皆以爲常事無足異而又有異者繼之竊恐後日又以今日爲不奇而出於今日之外則愚未敢料事之所竟也上下隔矣政本輕矣言路塞矣法官之中獨有左右亦人人自危毛髮淅洒重足而立至尊孤立於上而大臣未有焦勞爲國家忠計者近獨見一疏耳朝廷置公卿輔弼之臣而直言乃出一中人殆魯連所謂三晉大臣不如魯之僕妾也要之數年以來前持正而稍激今持祿而稍隨今昔相提而論則後彌見其順而前彌見其忤此所以久安而閣下一去至今未復也

又答王家屏書曰願爲忠臣人主所不樂受獨爲君子同列所不能安

且古人獻納必先盡所欲言諫而不入然後以去就決之今先乞身而後極諫失先後着矣譬如友朋語之曰某事不善與子相愛不忍不以告也此雖未必聽而不怨卽怨而異日復思其言今語之曰吾與子絕矣子某事某事不善也其必拂然怒怒而異日不思故言一也言之異而人心變矣朋友且然況於君臣之際凡人臣進諫則當養其力欲其君聽納則當養其心語曰勿攖人心人心不可攖也而人主之心爲甚今日之事極知忠愛然自主上視之未必不謂以片語翹君之過以去就要君之從先操疑心復厭苦口以此求聽不亦難乎凡諫必思所以人思其終也思其復也諫而不入亦當思所以繼之必欲以此去國竊恐于事未必濟而國體且大傷矣聞荊師亦有疏人已先言而我乃後發反似和其口吻在士論則指先發者以爲高在主心則疑後入者以爲瀆竊謂今日之事會可便止不盡之悃俟異日自開端言之可耳大臣進諫要在以樸實之詞將眞懇之意理到心到政不須文若度不能得之於上等語似不必用蓋將進言於君父而卽逆度其不受義之所

不敢出也
又答張玉陽書曰承諭今日之事不宜過激恐君臣爭勝其後愈難收拾至哉言乎漢唐宋之季未有不由此者也上與下相激內與外相激士大夫又自相激事鮮降心朝多變色人臣如此何以禁切主上哉然事所從起實始于抑僥倖杜請託比來進退頗合公論而稍傷于驟施行少次第兼所欲去者既奪之以大利而復被之以大不肖之名則誰復能堪之者大略故太宰假爲公議爲攻彼見近日所用皆士論所與故士論所與者偏不登用儻亦事勢之流相激使然乎或戒其子愼無爲好夫好非不可爲而有意爲好則不可耳故王山陰當事一切請謁盡罷之中貴人大恚所以齟齬之者故萬狀不言則尸素一言即爲激不去則輕侮一去即爲激要以合則留不合則去自是古大臣風槪也閣部以中貴喜不喜爲去留中貴以囑託行不行爲喜怒蓋天下事有心壞而無策者三以款制虜終必敗敗則不可爲今舍款則無策以堤制河終必敗敗則不可爲今舍堤則無策以囑托制中貴終必敗敗則

不可爲今舍囑托則無策事至今日大難措手非高賢大良不能鎮非至公血誠不能安則微閣下孰望乎

又上申時行書曰上臨御久其視公台九列皆其素所奔走小臣非復往時敬禮虛衷之意今不及時推轂魁碩耆艾之臣雖有後進百輩徒以輕而益輕耳晉公在唐潞公在宋今且與我老師而三用舊德則下易服憑舊知則上易結今天下治平一綫斤斤獨望是耳

又曰歷觀古來通患莫大于君疑其臣君輕其臣而今皆有之華門圭竇而亦可以難爲其上名節毀矣體貎輕矣使人主孤立獨任而無所信嚮大臣凜凜身之不保何以規切人主且政事皆在六部而政機在內閣內閣輕則政機旁落而羣臣無所稟裁人主未必躬覽六部難於統一朝廷大權安所歸乎今內外之臣皆如今日可也異日者內可徑請于外外可徑結于內外內可以相通而內閣爲贅員天下之禍從此始矣愚妄以爲上下之情欲通內外之竇欲塞而通之塞之機皆在內閣正德之季閣臣不得稱重矣自永嘉相而君臣始親機務始一人謂

永嘉尊館閣之官而不知館閣得永嘉始重也

申時行曰古稱治天下曰絜矩曰平而當事者謂之持衡衡者平也書稱皇極無作好作惡無偏無黨亦曰王道平平而武侯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以故管蠡之見妄謂持平可以與治不必以烈烈爲功皎皎爲名故行事必稟於舊章雖小有補救而不欲紛更以滋擾用人一付之公論卽多所薦引而不敢專擅以市恩財匱民窮思守之以安靜法嚴令具思濟之以寬仁此老成先輩之所取而負才立節之士所撫掌而竊笑也至于格君乃人臣第一義而格之甚難非積誠至極圓機善應者不能臻此孟子言君子務引君以當道志仁引之以道以仁未必能入況以非道非仁揣摩迎合以濟其私乎今之君子大都持心不出於平而引君不由於道擊搏以立威詭遇以就功凌轢以見節以揆之國是反之此心之天理則未知其所湊泊也近且紛紛若此抑不才引用非人妨賢病國乎每自省循惟奉職無狀不能早自乞身苟祿則有之矣其他亦少知檢飭不敢玷名教干法紀也

又曰國朝罷中書省用儒臣贊機務責任最隆時則無相名而有相職然儒臣始儲在侍從不程以吏事民功著作議論之外無所表見而一旦被知遇簡佐密勿則君德隆替政事棼理與方內外之勛勤寧戚咸視其職業之修與否故天下觀其相業以知其人非若中外百司小大之吏可以一事一官陳績而見能者也

又曰近時事體與往時大相懸絕閣中開導斡旋止憑揭帖往時或奉御札或令文書房口答無中寢者今答者什之二三寢者什之七八此一難也往時六卿皆備事體每相商榷皆得與聞今疏上報可絕無違駁遂至不相關涉此二難也一時風尚率先氣節少年喜事口語紛紜前倡後隨黨同伐異狥之則不可勝從違之則便相反曰此三難也然其要則在主上一有轉移便能改觀易聽茲其時矣昔人有言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此不易之定論

又答葉臺山書曰竊嘗稽之往時絜之今日則閣臣最難而在門下尤難往時閣臣親重上虛懷倚成關說挽回無所措手部院臺省各以誠

心直道相與共濟而邇日則異是矣故閣臣之任事難往時閣臣多或五六人少不下三人有疑事而與商榷有大事可以夾持而自羣囂旅鬨進退觸藩門下屹然一身獨當盤錯紛綸搶攘擊撞之際擔荷愈重而責備愈苛故知門下之所處尤難之難也又書曰閣臣之參機密自永樂以來二百餘年天下之政出于一自古記之矣所貴擇人而任之人主虛己而聽之自可與化致理若使六曹各司其事則意見紛出事權渙散其勢必不能相安此亦公有激而言非僕所知也

又曰耳目之臣知無不言惟自盡其職耳然主持在上不必其說之盡行股肱之臣不可則止亦自盡其道耳然制命在上不必其身之決退

又答徐魯源大參書曰近來人情多詖議論雜出弟業以事權還六部至不能拔一人行一事而人猶謂有權然則當袖手閉口旅進旅退而後已乎弟亦莫知所自處矣

顧憲成曰君以擇相爲要相以正君爲要乃其喫緊處總之不出於用人唐虞三代莫不由茲降至戰國猶有知其義者蓋古先之流風遺韻

遠矣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貧視其所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成食祿千鍾什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願卒為弟子此千古君人者論相第一義也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二人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逌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內使賜連衣二襲此千古相

人者格君第一義也漢唐以來上未嘗無賢君下未嘗無良相誠以此

按而求之幾成絕響矣故特表而出之

汪道昆曰世祖總攬萬幾倚辦二三執政執政至東甌愈重至上饒愈尊彼挾先資以億命中幸而遇合其獲丘陵次籍先容庶幾巷遇次則循資旅進有若貫魚儻然得之雄距高跱由前則難爲後由後則難爲前其相依也若輔車其相竭也若寒暑夫何以故患失則然乃若失得不入於心始終不踰其度吾見亦罕矣

萬曆六年刑部主事管志道疏曰先朝入閣之臣不皆尚書侍郎尊官亦不專用翰林一途洪武中閣臣無所表見不暇述矣姑就永樂以後嘉靖以前諸閣臣論之如黃淮則起自中書舍人楊士奇則起自王府審理金幼孜起於給事中胡儼起於知縣薛瑄以御史見推李賢以郎中簡拔楊一清以邊方總制而召入張璁以南京主事而超遷俱爲一時名輔豈以今日而遂無若人乎臣謂自今宜著爲令倘內閣員缺精選各衙門之德望隆重才識超羣者與翰林參用如內閣二員一用翰

林一用別衙門如內閣三員則翰林居二別衙居一蓋翰林明習國家典故而民務未嘗身親別衙門敭歷中外事情而經筵未嘗習熟參而用之正鹽梅相資水火交濟之誼所慮者詞臣緣此少滞或鍾怨於汲引之人而別衙門一膺曠典人將責望太重窺伺太深而浮議遂乘其後是在陛下以公聽並觀之心主之以包容激勸之法行之而已

萬歷十九年福建道監察御史錢一本疏曰易訓從王之義於蹇則言匪躬於損則言無家剝大臣以身殉國安復有家寅而進申而退進則當思盡忠退則當思補過何暇延接私交通受餽問匪嫌疑之難遠且精力之徒弊倘非一意奉公謝絕私交即虛名亦冒實污足樹貪饕之機剝濁源斷無潔流安覩肅清之期則以遠臣或為近臣府庫或又合遠近之臣而為內閣府庫欲不為嵩為居正何可得也臣請繼今有政事當議賢士當親止禮見於公署勿通問於私室但有候門投餽仍踵獻風者無論內之部院府寺外之撫按監司一一自為覺舉執奏併請勅下緝事衙門訪捕拿問一洗政本之陋習重開內閣之清明庶幾大

法小廉正己正物而少足爲閣臣之重乎或尤臣曰交際問餽聖賢亦有弗廢者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臣曰未嘗遠行不有聞戒官居京師開門受賂是何義也貨之耳貨之自內閣始餽遺之禁年年條議歲歲申令亦何爲哉

又曰墨勅斜封前代所患密啓言事先臣弗爲聞今閣臣或有救援之舉或有密勿之謀類具揭帖以進雖格言正論讜議忠謀盡出格心上理經無私意可窺已類斜封密啓之爲非有公聽並觀之正況所言公當與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私奈何沿中書之故事啓留中之弊竇昭恩怨之所由示威福之自己古有薦達人不使人知今有論救人上從之則居其功上弗從則避其怨古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今入以告者旣不可知順於外者又無所見或謂機事當密以之圖軍情重務或宮禁大防乃可耳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君能美必將順可與天下共獻於吾君惡必臣救否與天下共替於吾君何嫌何疑不爲明本閣奏牘言於朝而徒事

區區揭帖爲也

又曰我列聖論相蓋有以才望用如楊一清以賢德簡如薛瑄等初不以資格爲限猶有司寇攝相遺意今復能行否耶毅斯以譚當世固無伊孔卽有其人不爲陛下用也翰林一途謂之儲養相才厥初講讀編修咸得簡入以備顧問尙知爲官擇人今惟累資躐級循列卿位以覬必得遂使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爲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結納之套黠者恣憑凌侵奪之謀外推內引監閣表裏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皆鄙夫辱人之行耳始進不以正安所善其終雖亦間有賢相起於其間然如楊士奇之子身犯大辟楊榮之孫坐事籍沒其家貲巨萬三楊猶然他可知矣故自來內閣之臣善終者絕鮮一據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敗不止嵩之鑒不遠而時行又蹈之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庸碌駑罷或甚於時行褊隘執拗又復爲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如舜湯之公天下以選舉皐陶伊尹使之朝夕納誨光輔聖德相道終未可言得天下尙未有治期臣甚以爲陛下惜也

萬曆三十四年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疏曰嘗考覽古今見國之理亂全由相之賢奸故古之善觀人國者惟視相之何如人宋之仁宗知人善任當時如杜衍文彥博司馬光韓范富歐諸君子皆相繼秉政讓成慶曆四十年平治之盛其時非無夏竦劉沆輩小人謀搆卒不能勝善類故不能害治也王安石佐神宗原不知富強之術而本性執拗過人創立新法引薦羣小及爲呂惠卿輩所賣天下始騷然不寧而元氣削矣自是奸邪接踵蔡京章惇輩用而汴都破汪潛善黃伯彥輩用而宋祚南丁大全秦檜韓侂胄史彌遠史嵩之賈似道輩用而宋運終衣鉢相傳皆醜正爲讎助天爲虐其時非無司馬光李綱崔慶之趙鼎趙汝愚諸君子孤忠拮据然卒遭毀斥不能勝邪類故不能捄危亡也夫此輩平居則嫉賢罔上利盡歸己有變則或遁或逃禍獨歸君故權奸欺蔽惟宋室最多及遭夷狄之禍亦惟宋室最慘至若本朝相道在永宣間則推三楊在成弘間則推劉謝忠信氣節之士不乏而相業遠不逮古說者謂宋室有相而無君本朝有君而無相豈其然矣昔王禹偁爲

待漏院記其中有曰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以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以來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在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形未清欺蔽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相臣言爲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矣其或私讎未復思所以逐之舊恩未報思所以榮之金寶玩好思所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斥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相君言爲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此其義正而言中臣每愛誦其詞總不如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四語尤爲萬世相天下者之鵠耳然小人易與君子難合縱彼極亂之主豈必好用覆國之人哉蓋不知而誤用之也皇甫鎛程异之相也雖市途賈販亦唾而嗤之而憲宗以爲賢王安石秦檜之相也惟呂公著晏敦復大以爲可憂而舉朝方慶得士人固不可掩而亦甚難知大抵光明正大近側不知名者其人必君子也陰晦柔忍爲宵小所

廷譽者其人必小人也以此察之可得大概矣是故今日之舉謂宜以才識爲最有才識而忠實端潔者其上也才識不足不失爲忠實端潔之品者其次也不惟顯掛物議者不當濫列即盜虛名而闇大體者更有覆餗之虞不惟才匪經邦者不當濫推即才足而實不能者亦有僨轅之慮又必兼南北而用之合內外而收之何謂兼南北生才原不擇地勿持曲意偏南勿狃私見重北盡納牖遇巷南人所長而宏材大器多出西北可不兩盡其能乎何謂合內外立賢原不以方起家翰林者宜陪用二人取其德性閒鎔起家別衙門者宜參用一人取其世務周練豈宜與會推之名獨遺欽點之實況國朝殿閣名臣不從中秘發者固多也可不兩得其平乎乃點用務在會推之內以防他進之途恐一人之薦拔未必當衆口之議論不得不公也會推必罪舉主之人以杜私交之路進一君子天下受其福進一小人天下受其害不得不嚴也臣愚謂是役也非皇上採至公於廣衆之中行神斷於毀譽之外幾何不輕軍國於一擲哉凡此皆重始進耳及夫簡用之後更欲仰藉天語

可寧勅其用心輔政一德迓衡不可分南北而膠未化之成心使畛域愈牢而不可破今天下政如同舟遭颶必協力若左右手猶幸有濟假令鼓楫柄柁者復分馳異嚮則胥溺之術矣不可恃廟堂而與清議爲敵使意氣愈激而不相下今天下政如久病百虛之人惟賴議清一綫不斷保爲生氣而庸醫嘗試復以耗氣之劑投之則不起之症矣第與其捄之用後而盤距牢固去佞嘆拔山之難何如捄之事先而勿比匪人斥邪若脫距之易乎

萬曆三十四年湖廣巡按御史史學遷疏曰自胡惟庸罷相而中書之政分於六部我太祖立法原有深慮於時弘文學士非不貴幸而總攬自上無所置裁文皇帝間召詞臣入直左右然僅以備顧問代制草初未嘗有宰相之名也故其官亦不過五六品而止逮其後沿襲既久法制漸更而政全歸於內閣矣迄今則翰林相仍操縱在手而專以詞臣入相遂牢不可破矣夫朝廷設官分職遞相上下原無內外豈其中外勳望大臣曾無一足寄心膂者而惟詞林一科足以踞政本而清化源

哉蓋嘗因是考之先朝相業首推楊李乃楊士奇以審理李賢以郎官俱蒙召用世祖中興如張孚敬楊一清諸臣其相業表表可見亦皆以部郎起家蒙恩特簡此皆前事之明鑑何獨於今不然也且我皇上以今日之相爲重耶輕耶皇上登極以來輔相諸臣盡賢耶不賢耶以爲輕耶則舍凝丞輔弼之地其所托重持力者何人以爲重也曾何屑越其任而專附之操觚染翰之臣以爲不必盡賢耶則股肱腹心之寄所爲養尊處優者謂何以爲必擇其賢而後用也奈何狃於一局而遂謂輔世之賢捄時之相盡出詞林而鄙吏外僚無一可任用之人也權重則當分物極則必反當此重極宜反之時況有祖宗成規在乎夫人各有能士固有品臣非謂今日詞臣盡非詞臣盡可罷相而內閣之任獨取備於外臣也大抵詞臣登科應制一入庶常清華之選優游歲月計日待選而一旦秉鈞當軸則其錢穀甲兵未必習也刑名政事未必諳也民情之休戚國計之利病未必周知而旁燭以書生當天下之事鮮有當理久且專權自恣放逐忠良引用奸回誤社稷蒼生不小曷若部

院卿寺有望之大臣及仗鉞秉旄勳業隆變與藩臬長吏歟歷久而更事多者之爲愈乎非智不若所居之勢異也臣以爲詞臣趨陪禁近博通故典可以備論思啓沃之資勛望大臣歟歷內外諳練事機可以奏勛勷旋轉之績故專用詞臣則互爲倚伏而有偏輕偏重之病兼用外臣則兩相調劑而有協恭和衷之美及此更始之會肯一大破拘攣不問在任在籍或內或外廣延衆正特簡元僚其有裨於國是良非渺小者然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先是大學士申時行許國張位相繼罷去而科臣吳文燦徐觀瀾臺臣喬璧星亦曾建議及之而中格不行豈非以權有所屬不肯旁借耶

王世貞曰余所稱述閣臣沿起輕重始末已具年表中既而歎曰高帝之罷設丞相著爲甲令重其典危其辭豈不諄諄偲偲哉然卒避名而陰操其實以至于極重不可反者萬幾不獨斷睿智不恆操耳目之用必有憑而積漸之勢成也仁宣之代與卿並太宰位第一華蓋次之大宗伯位第三謹身次之正統景泰之際大宗伯太宰位皆第一華蓋次

之然在正統則中貴秉綸綍而專於內在景泰則司馬預帷幄而分於外雖理亂之勢殊而閣臣之不得言相猶故也自天順之隆寄於武功氏然左珥橫冑更得而抗持之且未幾輒敗其後屢寄於南陽雖亦參之以太宰大司馬而相躡萌矣若首次之低昂亦以時露矣成化末太宰文帥與首臣權相敵也次之與首勢相逼也蓋皆有所挾而皆不勝於是相形顯而首次益低昂矣弘治間首次以官序而不異權太宰大司馬以孤卿重而不相用其治世之象乎哉正德不親政其始端委而聽閣臣之贊襄旣而使大閹奪之閹敗他閹復寄之又復使介冑參之於是閣臣孱不復能振其黠無恥者甘爲之隸役而竊以自私何論相哉是故芳爲之次而不得言首矣宰綵爲之外而不得言內矣寧彬進而絲綸移于介冑矣嘉靖入紹盡掃其蠹而新之歸政內閣新都巋然三輔鼎承百辟風偃雖不久而有所扼以去然相形成而首次遂大分永嘉之爲卿佐則擊內閣而破相之體居內閣則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其爲次則出尊之上爲首則惡次之近然而直者猶能奮而與之抗健

者猶能挾而掣其肘若乃屏苞苴折姦倖明主威蕩國蠹斯亦功之首也已信州之所結托不能如永嘉而汰過焉上舞其上下𨓜其下寵盡而辱乘之身首異處爲天下笑袁州以柔用𢾕人主之喜怒而爲威福荊州以剛用揉人主之威福而成喜怒六卿伺色操旨若六曹吏稱次者亦愓息屏氣而不敢有所異同於是乎相之形張矣其首次則胥壞矣刑憲之報近而及身小遠而及子孫皆家籍名滅播之丹書夫豈不幸哉然談者猶以爲荊州微有功罪稍不蔽云大約新鄭狠於信州而汰小未甚二李肩次無咎無譽新都華亭用亦有剛柔而業相埒其最優者也余既卒卒不獲終三管之事故及耳目之確者著之曰嘉靖以來首輔傳蓋至嘉靖而始有相與首也曷言輔避相也諸爲次者及與連者附志其中

又曰廷和之始微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踰于前後數公則其才勝正德之政蠹于左右貂璫之衣若鵜結矣不有處者誰與彌縫嘉靖之初收渙爲萃宗社磐石誰之力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冕與紀皆庶幾是

二人者甫得政而棄之若敝屣視宏何霄壤裝也宏之初節內勁干權倖而外伸于奸藩不亦皦皦秋陽哉爲德不終假辭國老以名爲調劑然再躓再起保功名于猜世則亦長者效也一清有應變之略而無格心之本捭闔操舍此將道也而行之揆智殫力竭得死幸矣乎敬因機遭會一言拜相彊直自遂人主爲屈斯功罪不亦等哉二李長者而時稍負荷春芳知止伯仲之間也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僭上下偪下東市之辱夫豈不幸耶嵩沾沾小技以順爲正內固主寵而外籠天下之利卽不有孽子寧毋敗也抑二臣者相傾若讎敵夔伯之地化爲秦楚徐高張中之所由兆也階赤舄几几羔羊素絲嘉靖之際亦何下廷和哉惟其小用權術收采物情識者不無遺憾焉雖然若廷和階者俱救時相也拱剛愎強忮幸其早敗雖有小才烏足道哉居正申商之餘習也尚能以法劫持天下器滿而驕羣小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寒暑移易日月虧蔽沒身之後名穢家滅善乎夫子之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又曰內閣放翰林學士任也始高皇帝渡江剪荊棘日不暇給矣稍稍
從諸儒生受經而是時弘文學士劉基最貴幸當帷中寄丞相以下亡
敢望之已益勸馬上業進學士承旨詹同及宋濂濂又最幸得偕上坐
起其職大抵紀注言動備顧問云而上時時授以旨使爲詔草濂獨多
所當久之上倣宋益置殿華蓋謹身文華武英殿四文淵東閣二俱大學
士秩正五品徵諸明經長者以次代擢而會丞相胡惟庸敗析中書六
之尚書寄天下任而大學士稱近臣不爲置僚屬亡所治天子方自操
威福亦亡所寄裁至文皇帝纘大位始卽文淵閣召侍講等七人日入
直左右已益親上上所與謀羣臣甚祕還至大學士歲時賚予同尚書
矣仁宣朝用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宣皇帝右文遇彀內柄
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取報行而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以不
時召得迭入省可六尚書事與士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鮮所關預
豈非無顯職由上輕重裁耶論道之體創尊仁宣迨景及憲大權始集
今視之赫然眞相矣夫閣臣於禮至貴倨也視百司乃無重相壓何以

相稱焉其喜怒伺上意故上不嫌逼也戚福間已意故下屏息也創白繇六曹故難不與也取以詔行故衆無敢訾也賢者當之不見跡而治不肖者當之不及敗而亂此在人主擇矣

馬應圖曰尊禮大臣固有異數爵賞名器豈宜太輕古之所謂弼者以調和陰陽薦達賢才爲職其他水利工役諸務各有司存近乃一一舉而歸功於內閣如邊功也官軍血戰而得之輔臣以坐籌而受賞如大工也朝廷竭財力而成之輔臣以行視而加恩至於陰陽不調賢邪倒置漠然不問故凡儒臣一命入閣不踰時而一品矣又不踰時而蔭子矣有如此而再考三考官爵已極何以復加於是乎議進柱國議進上柱國議進太師議封伯而人臣顛覆之勢成矣此由於恩賞太驟不需其積累之效而輕於假借之過也且以陛下之優厚輔臣如此而建言者猶曰腹心之任未專君臣之情未洽必欲陛下拱手而聽於輔臣必欲人臣盡如張居正之攬權而後可乎此豈有人心者哉御史龔懋賢謂今天下有五少三多臣謂獨有一少一多耳報主之臣少而自爲之

臣多也臣謹察當今朝廷賞賚大率多濫謂輔臣宜正言執奏而不敢言者以己先原取之而無以正人也

天啓元年大學士韓爌以黔捷傳恩具疏辭不允復上言曰臣備員綸扉軍國之事時亦與聞疆埸之虞屬方引罪乃至苗功叙賚歲月分明蓋不惟稽之典章受不任受而亦且參之名實辭無可辭顧臣祗述初終未與之詳以俟聖明無私之鑒乃宸聽未回褒綸再渙諭以恩典具在不復問其差殊勉以成命宜遵未蒙察其衷悃感茲隆眷愈以徊徨夫皇上天也而恩施雨露也膏澤沾濡何能自殊然亦必有根荄之萌而後可以爲栽培之地而臣當軍興之始未經小草之出山暨凱奏之時尤爲株守之閑老功非所及居之其何以爲名心所難安辭之亦非以明讓臣是以躊躇無措跼蹐靡寧無可更端祗申前懇伏望皇上俯垂鑒炤亟裁偶誤之恩俾協輿評庶免自欺之罪感荷知遇榮逾寵私矣

天啓三年南科臣徐憲卿上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尤注意于救時

之相今黃扉未嘗缺員也躋揆坐師濟樞輔踞岩關棊衆矣政以其衆也而支離卸之豈盡得鹽梅之和票擬亦未嘗無權也昂則爲雲低則爲泥爲鼠棊重矣然恐其重也而調停布之未必收風雷之效偉哉輔臣葉向高等之頻請添補閣臣也護庭誰肯引同心乃向高再起未越一載而屢請枚卜良謂時事多艱大廈非一木之枝相國職薦賢在大臣之誼應如是耳乃未幾閱邸報未有會推才望老成幹濟簡用之旨臣不勝加額然枚卜于今日謬謂論相稍變豈令詞林一局占定揆路使剔歷中外之臣明習庶務之意強幹骨力之輩無徒與鈞渭耕岩同類而物色耶臣非敢謂讀中祕書者之無濟于顧問而可盡廢之也不以內遺外原立賢之經也又非敢謂部院者之必當于平章而可盡用之也每以外參內原祖宗之舊也臣姑無暇遠引如金幼孜不以給事相乎而由御史相者則有王敦愍薛文清其人張孚敬不以主事相乎而由審理長史相者則有楊士奇袁宗望其人不特此也黃淮以中書入許瓚以推官入陳山以鄉舉教官入又甚而俞剛以生員入矣此皆

祖宗朝故事何嘗必拘于詞林而其中相業琳琅行已端潔若薛楊之
取重中貴求一面不可得是亦內外兼用之明驗而無奈枚卜一番諸
臣紙撒墨瀋以用外望之銓部望之閣臣而狃于相沿之衣鉢曰吾以
守吾例也視祖宗之故典又不若一私例之可憑見言者無以自解之
陪外臣于尾末曰吾亦薦若人也總亦塞責之陋規何如不列之為愈
臣願輔臣襄此大典捐去窠臼其疏名上請也必一內一外相間列為
國運爭盛衰不為衙門爭情面令萬世而下紀天啓三年冲聖當陽首
票枚卜相臣宏開薪槱兼用外內之制從茲再復吾君吾相不均荷其
休敭此臣所謂論相之局不得不通者此也至于相臣之脈當一轉者
亦自有說蓋自張居正以權開禍而繼者遂嚙指相戒江陵出匣之鍔
化為繞指之柔如某某至今鄙薄不已夫未出而望其出也交口以譽
之既出而不能厭其望又彈舌以侮之每每有初而鮮終前恭而後倨
則何以故良由矯枉太偏情面太重欲避權之名不覺脫權之實今何
時也夷酋跳梁兵餉缺乏利害判于移晷功罪決于片言下命則動遭

停閣會議則築舍道旁首鼠兩端與詞和衆口均無當乎今之相要在實見得是即一直票定蹈虎尾而不辭衆議僉同即當下處分負蠅矢而不懼斜封墨敕之降力能封還而不使外出御意傳宣之輩誠足感動而不使內煬作用欲如江陵而去其驕擔荷欲如江陵而無其刻託後輩爲虛遜祇言首輔分功不言首輔分咎即十輔而儲同一輔之用其何取于增陳寶之同心房杜之謀斷可做而行之廣樞輔之遺意而廉靜者雍容論道博練者分次行邊出將則入相之人而何悖于制唐之以千章出鎮宋之以參知經略可做行也此皆相脈之一轉而言論相之局當一更者也尤望會推諸臣去桃李之私化門戶之見勿擁戴以市恩勿占風而投契務求眞正幹濟以資爰立國家幸甚